

✓
独幕话剧

困难的时候



楊潤身 著

1234
通俗讀物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这是一个独幕话剧。内容是写：冀西某乡紅石嶺村遭到严重的水災，很多庄稼都被大雨淹沒了，群众正忙於修堤堵壩的时候，鑽进合作社的反革命分子錢自才却乘隙勾結地主李拐子，造謠破坏，企图从合作社内部进行瓦解。农業社社長趙多三是一个捨己为公、对工作忠心耿耿的人，但过去对錢自才缺乏应有的警惕，以致被他鑽了空子。这一次由於領導上提醒了他，他很快就警覺起來，协同群众及时的粉碎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坏陰謀，战胜了水災，合作社也因此而巩固起來。

这个剧本原來的名字叫“紅石嶺”，已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又在剧本月刊上用“困难的时候”为題發表，經中國剧作家协会的推荐，交由本社出版，以便向全國推广。

独幕话剧

困难的时候

楊潤身 著

*

通俗讀物出版社出

(北京香廠胡同7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051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新华書店發

*

总号0853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張 1 字數19,000

1956年8月第一版 195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統一書号：T10008·27

定价：(5) 九分

人物 趙多三——四十二歲，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

寶兒娘——三十五歲，趙多三的妻子。

孫 叉——二十九歲，社內趕車的。

七大娘——五十八歲，社員。

小虎子——十八歲，社員。

錢自才——四十一歲，農業生產合作社會計。

狗兒娘——四十三歲，錢自才的妻子。

李拐子——五十一歲，地主。

時間 一九五四年雨季。

地點 冀西某鄉紅石岑村。

布景 社內辦公室。設有桌椅、板凳、電話，牆壁上張貼着領袖像及彩色宣傳畫之類的東西，一角還放着曾經對外展覽過的棉花、玉菱棒、谷穗等。

〔室內挺暗。雷聲閃電。窗外的谷子在大風雨里掙扎着。趙多三面帶憂愁的坐在椅子上抽煙。〕

趙多三：（抽抽煙，煙袋不通氣，一下把煙袋扔到桌子上）唉——（他在搶堵河堤的時候，右腿受了重傷，這時，傷腿又痛了起來，咬牙捆綁帶）唉——（低下了頭）

〔寶兒娘頭戴草帽，手提飯罐上。〕

寶兒娘：他爹，你怎麼就忘了吃早飯啦？（將飯罐放到了桌子上）

趙多三：（猛抬頭）啊？

寶兒娘：（給趙多三盛飯）快晌午啦，快吃吧！（轉身拿起一笤帚）

看這地髒的！（掃地）

趙多三：（看了看飯，沒有伸手）

寶兒娘：（看見趙多三未端碗）你怎麼還不吃啊？

趙多三：我吃！

寶兒娘：也真是，頭一年把社擴大，獨獨兒的就碰上了這麼一個鬼年頭，給毀了那麼多地——究竟是發愁也沒有用，快吃吧！

趙多三：唉——這場水災就夠叫我這個沒能力的社長發愁的了，支部書記還……

寶兒娘：（擦着桌子）你看你，人家支部書記早晨批評你的那些話，不是沒有理由啊，他錢自才回到咱村上還不到二年，隔山隔省的，誰知道他在他大舅家那里是紅是黑，你當初問他，他不是也說過在他大舅家那里參加過九宮道啊！

趙多三：可他早就坦白啦！

寶兒娘：他不是還說過他大舅不怎么好，是叫咱政府鎮壓的，他……

趙多三：那都是過去的事兒啦，再一說又是他大舅……

寶兒娘：可他是跟了他大舅半輩子啊！

趙多三：嗯——

寶兒娘：再一說，人家支部書記研究出他是個富農，耳聞着

他暗地里放着賬，这不是沒有可能的呀，他前年腊月剛一回來；正好碰上他老大死，他老大給他留了多少地多少浮財，要是真在外地偷放着賬，可不就是个富農啊！支部書記說应当把他清洗出去，頂少要換了他的會計职务，我看你应当考慮这个意見。

趙多三：（長出一口气）……

宝兒娘：支部書記在前綫上流过血挂过花，人家虽然才轉業到咱这兒沒有几个月，可人家的眼尖啊，人家說錢自才前日夜里直和地主李拐子咕嚕了多半夜，在这个时候，他們要万一給大家一刀子，社要受了大影响，你还有什么臉再見众人。支部書記囑咐你，今日把他們暗暗的監視起來，我看你再不能錯拿主意。

趙多三：沒事兒——我不是瞎子。

宝兒娘：你不是瞎子，我看你就有点面糊耳朵……

趙多三：（把碗一推）行啦！行啦！快回去洗鍋刷碗吧！誰不是長着九斤半的腦袋，拳头大的心，他們敢怎么样？

（停了停）再一說，咱給他甜桃，他还咱黃連，不可能的事嘛！支部書記說的，我实在是有点想不透。

宝兒娘：想不透慢慢的想。（又給趙多三盛了一碗）給！再吃一碗，咱社里受了这么大灾，你又受了伤，要是万一……我和孩子們倒甭說，社可就受影响啦！

趙多三：不吃啦！你放心吧！我倒不了。

宝兒娘：給！再吃一碗。人家支部書記不是說的挺全面呀！

錢自才入社，當時又不是單你一個人的主張，原來的社
委們在當時不是也有點不明確啊！快吃吧！

趙多三：不吃啦！

〔雷聲。〕

寶兒娘：那我回去重給你做點好的吃。

趙多三：（焦躁的）算啦！算啦！

寶兒娘：我說他爹，你不能這樣子啊！自己不能忘了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啊！

趙多三：我忘不了，那再給我留下一塊餅子吧！你回去替我到各家走走，看看誰家的房子漏了，來告訴我一聲。

寶兒娘：啊！（下）

〔雷雨聲。〕

趙多三：（扶着拐杖去打電話）喂！喂！唉——還是不通。

〔錢自才披着雨布上。〕

趙多三：（正面的看了錢自才一眼）你回來了？

錢自才：哎呀我的社長啦！你昨日才在河堤上受了傷，怎麼現在就起炕啦，你……你不打算要你那點命啦！

趙多三：沒有關係啦。河水落了沒有？

錢自才：還沒有！

趙多三：堤上的缺口還有多寬？

錢自才：很不好堵，還有一丈來寬呢！

趙多三：社員們的情緒怎麼樣？

錢自才：社員們的情緒挺高，有支部書記在工地上領導，你

就放心养伤吧！

趙多三：賬算的怎么样？

錢自才：早上就把工賬算出來了。

〔幕后——

〔一妇女：“宝兒娘！你說我可怎么办啊！孩子的爹在工上回不來，俺那北房漏的快不能住了！”

〔宝兒娘：“我看看我能帮你一下忙不能！”

〔一妇女：“你可不准行啊！”

趙多三：老錢，等會兒你打一个電話，向区委彙報一下災情；你不要回去，回头我跟你還有話說。

錢自才：你干啥去？

趙多三：我去幫黑黑家媳婦收拾一下房子。

錢自才：趙社長，我說你算了吧！你……

〔趙多三下。

〔雷聲。

錢自才：（背手望了望窗外的風雨，轉身，像是有什么心事要向外吐。牆上的電話鈴响了，他忙去接電話）喂！喂……啊，張区委，我是會計錢自才啊……你不是知道村北那個鴨子灘嗎，被河水冲走了一半多啊，毀了四十五畝玉茭子，三十七畝稻子，二十一畝高粱，九畝五分黍子，另外還損失了兩頭牛，七只羊，……人哪，人沒有受什麼損失，只是趙社長去搶堵河堤的時候，被滾石把左腿砸傷了，……傷勢不輕。支部書記？支部書記正在搶堵河堤啦，他回來我

告訴他給你去電話，啊！我代你問趙社長好？沒有問題，沒有問題，天大的困難也能克服了。對！對！天一放晴就搶種蕎麥……那實在太好了，領導上真是有計劃，怎麼？後天才可能放晴，哎呀！嗯！啊！（放下耳機，剛要發笑，門外一件木器倒了，知道有人來，故作地）唉！這個臭老天爺，你下起來就沒有個頭了，你下吧！（邊落坐）你下吧！你下不倒人們走社會主義的決心！

〔趙多三上。〕

趙多三：是啊！這句話說對了。（邊落坐）打過電話了沒有？

錢自才：剛才放下耳機。

趙多三：怎麼樣？

錢自才：我把災情向張區委彙報了一下，他指示咱們要及早的準備搶種蕎麥，區供銷社已經準備好了蕎麥種兒，叫咱們趕快的做個計劃，需要多少肥田粉，需要多少種子，爭取很快的去把蕎麥種子運回來，他……還問你好，叫你安心的養傷。

〔雷雨聲。〕

趙多三：張區委沒有講天氣的情況？

錢自才：他說，根據氣象台上的報告，後日就放晴了。

趙多三：後日才能放晴！

錢自才：氣象台上的消息是十有九准的，我看馬上派人往區上歇蕎麥種去吧！雨一停咱們就開始搶種。

趙多三：家里沒有人啊！

錢自才：我去吧？

趙多三：你不能去。（站起來，走向門口）宝兒娘——宝兒娘——

錢自才：你看你，我去成啊！

趙多三：你不成！

〔宝兒娘上。

宝兒娘：什么事兒？

趙多三：你往区上运一趟蕎麥种子去！

宝兒娘：啊！

錢自才：牽上我那匹馬！

宝兒娘：怎么，牽你家的馬？

錢自才：我那馬正閒着呢，牽去吧。

宝兒娘：那你家狗兒娘会願意？

錢自才：沒問題。要不我去給你牽去……

趙多三：（向宝兒娘）还是你去牽吧。（向錢自才）你馬上給她寫上一封介紹信，寫上二百五十斤，不！要它三百斤蕎麥种，肥田粉以后再說！

錢自才：（寫書信）好！好！

宝兒娘：孩子呢？

趙多三：交給八嬭子。路上小心一点！

宝兒娘：啊！（接過信下）

趙多三：（慢慢的拿起了烟袋）唉——

錢自才：我說老趙，你可不能因为这点灾害愁坏身子啊！你的身子骨又不大壯实——原先蔣介石在美帝國主义的

援助下，該有多麼凶，還叫咱們打垮了呢！這一星星困難，還值得壓心。等我再去裝壺酒，咱倆喝……（要

下）

趙多三：你回來！

錢自才：什麼事兒？

趙多三：（細心的端詳錢自才的面孔）老錢啊……

錢自才：什麼事兒？

趙多三：（仍在注視着錢自才）我想問問你的心！

錢自才：（一驚）問問我的心，這可稀罕起來啦，說吧！

趙多三：你老老實實的向我說！

錢自才：（長笑）我的好老兄啦！咱們前些年不在一起，我回來這二年以來，你幾時聽到我一句空話？

〔孫義像個落水鷄似的，提著鞭子，邊說着上。〕

孫 義：這個鬼天兒，只怕咱們的庄稼旱了，總是給下，下！你要是個能捉住的玩藝兒，我要不槍斃你十八次才有鬼哩。（回頭）趙社長，剛才我路過鴨子灘，（望了錢自才一眼）嘻嘻！你算是有點小福分，就你那三十畝地沒有被淹着。

錢自才：孫義，你怎麼回來啦？

孫 義：你這個會計，我不回來怎麼就到了這兒來啦！

錢自才：我是問你怎麼回來的？

孫 義：這個还用問啊，反正不是坐飛機。

錢自才：你趕的膠輪車呢？

孙 义：車在車那兒！

趙多三：說正經的，車呢，出了什么事兒啦？

孙 义：嘻嘻！事兒不大。昨天我趕車从北鎮上返回來，早上我就看出來，天气可能又要出事兒了，可我不願意老留在外邊，草料都是錢，我就趕啊，趕啊！嘿！剛剛趕上五龍山，狂風暴雨就攔住路了，可我孙义並不服气，我的鞭子变成了机关槍，嘎嘎……嘻嘻！咱們的那对騾兒呀，簡直成了噴气式飛機囉！

錢自才：唉！你簡單一点兒，到底出了什么事兒？

孙 义：（把头一歪）沒有了！

趙多三：老孙……

孙 义：（回头）嘻嘻！你看你又称我老孙，年紀比你小这數兒，（伸出十根指头，又縮回七根）革命經驗，工作能力，更比你差，那一点称得起这个老字兒。唉！我又嚕嗦了，我簡單一点的說，我趕着車跑啊，跑啊，跑上了老虎嘴，就是河北岸的那个老虎嘴。解放以前，我老大出外躲賬，不是就冻死在那兒啦！到了那兒，猛然間响了一声怪雷，一下子把咱們的那对騾兒驚了，人、車、牲口，就來了个滾石下山……

錢自才：天呀！沒有把你給砸死？

孙 义：嘻嘻！你这个會計，可真是成了棺材鋪的老板啦，我死了还能回來？

趙多三：孙义，牲口和車呢？

孙 义：趙社長，你不要耽心。嘻嘻，要說是有点命相，咱們还是真有点走社会主义的命相哩！下边是老大的一个泥水坑，人沒落皮，驢兒也沒有掉一根毛，車也沒有損害一点兒！

趙多三：你的腿是怎么鬧的？

孙 义：这个啊……蚊子咬的。你問我哩，你的腿是怎么一回事兒？

趙多三：我这没有什么。

孙 义：（在腿上一拍）我这更没有什么。

錢自才：孙义，你怎么現在才回村？

孙 义：这可没有什么錯誤。你的手会寫，心会算，你就想不到河里漲水。我孙义又沒有長着翅膀……

趙多三：牲口和車，現在在什么地方兒？

孙 义：趙社長，我不是自吹自擂，我真是冒着这条小命兒过河的，因为牲口沒有料了，——你放心，咱們那对紅驢兒可沒有缺了草，也沒有淋着雨，我知道它們是咱社的一双寶貝。我用油布給它們架了不大不小 的一个帳篷，說是一根毛沒伤，那可真是連一根毛也沒有淋着。

趙多三：你呢？

孙 义：我嗎？嘻嘻，平时缺少洗澡的工夫兒，我就剝下了衣服，躺在了草地上，一直洗過來了，吁——真痛快。

錢自才：嚟呀呀，真是不簡單！我們社的人們，都能像老孙这样的鉄骨头，經得風，淋得雨，就是有再大的困难……

孙 义：（冷笑一声）多謝你老誇獎。

趙多三：行啦！行啦！孙义，你快点回家去吧，先把衣服換一換，叫他嬌子到我家弄二斤白面，先做点湯，热热火火的出身汗。快去吧，吃饱了，还要再过河去看着牲口，家里眼下沒有人能替你去，快走吧！

孙 义：多三哥，你放心，有我孙义在，咱們的那对紅驃兒就死不到我的头里。

趙多三：啊！你快回去吧！

錢自才：对！快回去喝口热的暖和暖和。

孙 义：（看錢自才一眼，回头向趙多三）哎，先說点旁的吧，多三哥。咱們社里受了这么大的灾害，今后想什么方法补起这次水灾的损失，干部們計劃了沒有？

趙多三：你先回去吃东西，吃饱了回头再說。

孙 义：不成，你先告訴我一下。

趙多三：你說呢？

孙 义：我倒是有个小小的合理化建議。

趙多三：你說來看！

孙 义：我赶車路过五龍山，五龍山里有道黃龍池，黃龍池滿溝都可以开荒种蕎麥，頂少也能开一百五十畝。天晴了，你可以派人走一走，离咱这兒頂多有六里路。

趙多三：啊！太好了，雨小点了就派人去。你快回去吧！

孙 义：我还有事兒，支部書記在哪兒？

趙多三：他在工上呢，有事吃过飯再說，快走吧。

錢自才：是啊，狗又吃不了日頭。

孫 義：這倒不假，狗是吃不了日頭。（要下）

趙多三：孫義，這點災害不值得壓心，回去吃個飽飽的。

孫 義：（向下走着）你還是多勸說着你自己一點兒吧！（下）

錢自才：（長出一口氣）真是社的一個寶貝啊！

趙多三：（稍停）老錢，你在這兒等着我，咱們的話一會兒再談。

錢自才：你又干啥去？

趙多三：你還不知道孫義的脾氣，我得去把白面給他送去！

錢自才：噯呀呀！你……

〔趙多三拄着棍子下。〕

錢自才：（向着門口）世上少有的好幹部啊……（走向門口，向外瞧瞧，焦躁地皺起了眉頭，思索又思索）莫非他們已經……（深思）不可能！不可能！（雷雨聲，他向窗外望了望）錯過了這個時候可就……（緊咬了一下牙齒）媽媽的，豁出來吧！

（走到北牆根，舉拳擗牆，牆外回音，他停下手，又是緊皺眉頭，苦心地思索）

李拐子：（猴兒腦袋，扁皮臉，留着一撮怪鬍子，邊上邊說着）老錢，怎麼樣？

錢自才：你等等，我去把大門兒关上，你聽見大門响，趕緊的從梯子上爬上房跑過去。（下）

李拐子：（抽煙）好，老天爺真是有眼睛，這一回就叫你們社會主義吧……哼……

〔錢自才緊張的上。〕

李拐子：咱們得快談，你这个地方太不方便，（轉向一角）我又要說你了，你当初何必一定要鑽到他們窩兒里呢？

錢自才：咳，当初不参加社，覓短工覓不下，再一說，当时又是土地勞力对半分紅，比覓短工还便宜，可誰知道走的这么快，听說今年冬就要轉高級社了，要一轉高級……

李拐子：哼，老天爺不給他們面子，这回算是狠狠揍了他們这一巴掌！

錢自才：还不成呵！光一巴掌打不倒个硬漢子，还得在要命的地方給他一拳……拐子，我問你句話……

李拐子：有什么，你快說吧！

錢自才：这个日子你过的舒心不？

李拐子：咳，这还用問，早他媽受够了！該咱們伸伸胳膊腿兒啦……

錢自才：（机密地）今天可是个好机会……（向李拐子耳語）

李拐子：（点头）嗯！嗯！

錢自才：你看怎么样？

李拐子：比咱原先說的快了点。（稍頓）成！趁热打鉄！

錢自才：可要繞几步道兒，一定不要讓他看出形跡來！

李拐子：我不怕，不像有些人叫人家把皮一剝，一下子就变成了軟面窩窩頭兒。我他娘的無兒無女的，土改时藏起來的东西，也他娘的吃光了，如今我手不会提籃、肩不能挑担，可咱們从祖輩上起，創業不是指的这个。有什么

么志气，就有什么能耐。窮小子們看吧，有栽倒的時候，总有爬起來的時候！……

錢自才：好。先別多說這些了。今兒這個事成了，咱們就能松一口氣……告訴你，這一場雨毀的地全是那些窮小子們的，只要我把地往回一抽，還有……（又耳語）

李拐子：……那些事有我，你放心好啦。

錢自才：哼，十成有八成他們得垮台……到那時候，甯多了，只要來上三分利息，還不把他們捆個死！那咱哥兒倆中間就好商量啦……

李拐子：咳，我不是那么小氣的人……

錢自才：好，那咱不多談啦，你得快去啦，路上走的越快越好，到我那里拿上那把快的。

李拐子：你放心吧，給他們往心里插刀子，我這兩條腿就不拐了。（急下）

錢自才：（趕緊下去了一趟又返回，咬牙冷笑着）要取消土地分紅，要挖我的心，要吸干我的血，“想的狠，損了本”。

（緊咬着牙齒）我叫你們死了，你們還不知道鬼從哪兒來！

〔趙多三上。〕

錢自才：你把面給孫義送去啦？

趙多三：送去啦，這小伙子，勁頭真足，他連家門也沒進，又去給軍屬王老大爺收拾房子去了。

錢自才：孫義真是咱們的好社員，大伙都像他，咱們社就更

好办了。社長，我看我去替他看牲口去吧！

趙多三：你不能去。

錢自才：你別看我只能文不能武，大家伙兒一股勁的和河水

，拚死活，你受了傷還總來回跑，為了咱們的社，我……

趙多三：別多說了，咱倆還有話說。

錢自才：有話什麼時候也能說啊……

趙多三：現在就要說。

錢自才：那我聽你的。

趙多三：（抽着煙思索着）老錢，……

錢自才：啊？咱弟兄們在一起，什麼時候不是速來速去，怎麼今日疙瘩起來了。

趙多三：我心里是有一个疙瘩。

錢自才：你把疙瘩說出來，我幫你解。

趙多三：是需要你幫我解。

〔趙多三的話剛剛落口，寶兒娘和狗兒娘吵鬧着來了。〕

狗兒娘：（披頭散髮，樣子像只虎，說話如打鑼）社長的老婆，你把我打死……

寶兒娘：你不要胡攪蠻纏……

狗兒娘：我呸！

錢自才：住嘴，是怎麼一回事兒？

趙多三：怎麼一回事兒？

寶兒娘：你們不是叫我去牽他家的牲口？我把孩子去安頓給八嬭子，又叫孩子吃了几口奶，到他家一見面就臉上帶